

重修来雁塔赋

■赋 衡



作者简介：赋衡，衡南县人，知名辞赋作家，中辞赋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

汉唐古郡，湘省仲府（1）。襟三江而依衡岳，壤沃物阜；控百粤而锁云梦（2），藏龙卧虎。人遂仙境，循雁栖之福地；士引鸿鹄，倚宝塔为门户。于是，万里衡阳雁，寻常到此回。年年归雁，振翩潇湘之滨；岁岁远客，骋目衡阳之浦。九州游客，慕名拜谒；四海宾朋，咸来瞻古。

观夫来雁一塔，乃衡郡之大观也！居城央，山川列而辐辏；立

太极，阴阳济而充实。迎旭日，安波泉；居王城，催兰舟。七层琼楼，崇阶砌玉；舍利石雕，六合腾光。碧波环绕，造化之宝。神宫道场，真养颐之仙乡；定水神针，乃雁城之柱砥。薰风斯来，卿云攸集；春容铿句，开合云雷。乃固山河，祈长安；寿天地，敬吴苍。猗欤壮哉！猗欤美哉！

究其沿革，肇启于神宗万历之年；稽其发轫，多缮于共和复兴之时。睹沧桑之迁变，历朝代之废兴。四百年古城故事；五千年华夏文明。昂首于雁峰烟雨，壮哉蛟龙；波腾于洞庭江海，雄分骏马。于是，甘流润物，滋润大地之繁华；三水（3）淘沙，汇聚楚湘之尔雅。登塔楼，瞻旧迹，乃叹琼楼古邑，往事如烟；寿岳霞关，江山如画。骚客趋之彰文章，英雄聚之谋功名。千楼参差，必有其形之踪，万家康和，岂非其神之兆？于是，兴浮屠（4），或曰接地脉之龙气；筑塔楼，或曰保城民之康宁。其高也能集七政（5）之辉，其壮也不愧万楼之祖（6）。骚客曾临，仙家何处？叹千秋入胜，夫子哲学摇篮。嗟万卷归经，纸圣天赐书香。合江套，举近代海军之龙旗；青草桥，飘魏晋邨醪（7）之酒幡。朱陵洞，诗碑藏先民于万象；爱莲阁，理学开心智于迷茫。石鼓七贤，开造士之生面；衡阳八景，传八方之乡音。至若浊浪翻浪，世事多舛。李沛（8）抗元，举家七口殉宋；倭寇犯衡，军民四旬保家。明瀚舍身主义真，衡宝大义乾坤定。噫！义军有折将之痛；

平民多断垣之伤。乃贯湘人之烈气；见春秋之遗光。虽惨目惊心，尤前赴后继也。

嗟乎！豁襟胸以涤尘，激奔放于铺天；映星汉以翩翩，托巨觥于浪端。开来继往，踵事增华，乘风破浪，云汉泛槎。人若有志，褒为飞鸿；鸿之所愿，归乎大统。不独有恢宏之娇态，更惊其高尚之懿行。知险而不却，有难共担承。候天时而静动；察风云而憩鸾。噫！雁乃天下之雁，而邑人拥为图腾，乃情之所至哉！大化所在，出城廓兮皆天涯；神仪既成，唯衡阳兮为尔宗。至若重修时节，景运大昌；雁都风行，鹏传鹰扬。谋猷以殚精竭虑，躬行以奋发图强。华侨新城，倏然改观；工业老区，卓犖振世。广场星罗棋布，绿地镶嵌嵌玉。三江汇，城之冠；衡阳雁，美名传。雁来雁去，云霞霓蔚文章大；花开花落，水碧天蓝画卷长。援笔难写来雁赋，江山代有才人传！

【注释】：（1）仲府：第二府，衡阳为湖南第二大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2）云梦：洞庭湖。（3）三水：指湘、蒸、耒水。王城：指吴三桂曾在衡州称帝。（4）浮屠：古代原指佛塔，这里是代称。（5）七政：又叫七曜，古代对七大行星的总称。（6）万楼之祖：在电梯未问世的古代塔是最高的建筑，故称之祖。（7）邨醪：衡州历史名酒，晋代列为朝廷贡品。（8）李沛：南宋抗元英雄，举家七口誓不投降战死，石鼓书院建有李公节祠。

凉的落日

秋夜听雨

雨水是连接天地的卯榫。寂静的秋天
被铮亮的雨水擦拭一新
逝者在泥土中酣眠
寂寥人间不值得叹息与悲伤

芸芸众生都是时光里的浪子
唯有孤独的光阴属于英雄的自己
有时候要学会向坏人低头，致敬
一切争辩都是徒劳的

深夜，聆听冷雨潜入时间的镜子里
浣洗一切虚妄
青灯煮酒，以经书供奉一生的
侠客梦
任功名随落花流水而去

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 ——致敬布鲁诺·舒尔茨

黑暗如此纯净。深入寂静深夜的血液
像一条发情的河流
只有灯火下的毛孔，仍散发出鬼魅的荷尔蒙气息
打开咖啡和烟草中不眠的听觉
万物在影影绰绰的寂寥里开始骚动
你会看到文字被切割的疼痛声
一只蟑螂也有庞大的梦想——
在瘦小的地球上
散步，旁若无人
阁楼上的尘埃，像陈年的面包
有坚硬的泪水与发酵的忧郁症

VS

“播”厉“锋型”之

清泉剑客 VS 船山三少

■边裁 / 谢应龙

“同室操戈”，其贬义的身份在《左传·昭公元年》这本书里抬不起头二千多年了。是因为：春秋郑徐吾犯之妹有美色，公孙楚与其从兄公孙黑争娶之。楚已纳聘，黑欲强夺，公孙楚“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

此番清泉剑客与船山三少之对播，貌似有“同室操戈”之名，因清泉剑客与船山三少在数十年前，同为清泉县的子民。但却无“同室操戈”之实，他们非为美色而争，而是兄弟切磋技艺而已。

清泉有山，清泉有泉，清泉有邹绿美酒。饮美酒，翼下生风侠义起。同兄弟，分家之后道真情，曰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播”厉“锋型”第四轮鼓声起，各家小兄弟携掌门人所托，趋本周末晚报之播相回家事。六大汉洗尘清花湾，煮雪抚琴弦，论剑来雁塔……战前握手言欢盛况，均有微醺酒语为证。

清泉剑客赋衡大哥这边唱诺：来雁塔定水神针，乃雁城之柱砥，兄台近年“莲花宝典”修习如何？请不吝教正！那厢船山三少罗平斯文有加：真懂得俺心事也，大哥没来，小弟如莲般不敢老去。

抚掌大笑，酒保又斟。行伍出身的法卡山耐不住虎地站立，道小弟忍不住要吟诗一首了：醉倒在青草桥头的浪子，侠客，和诗人，像风一样热爱自由，热爱煮酒论英雄。此刻，不胜酒力的欧少欧昭晖面红耳赤：哥哥，俺的爱情总在擦肩而过，原来是独孤九剑五行缺酒啊！一厢钟少钟云省忙圆场唱道：哥哥千万别灭自己威风，来来来，酒喝干，再斟满，《白话聊斋》可取暖。群皆会心再笑，酒保再斟时，左手拿剑右手提着小马灯的清泉剑客陈学阳道：这是俺祖传十三代纯金38K马灯，马灯是光，是胆，是您爱情的保护神。今日小弟奉上，敬请哥哥笑纳。众皆大笑。

此情此景何言“同室操戈”？上文已为证！岁在庚子年仲冬，边裁兼酒保应龙记之。

本轮“清泉剑客与船山三少”的“戈来戈往”，还待本期主裁——当代诗人聂沛，《手握一滴水》（2012年四川省高考作文题材料）的中国作协会员。本报下期，觅诗人将为列位看官一一“握”出。

船山三少

愿做一朵 台源莲

■罗 平



作者简介：罗平，男，1967年11月出生，衡阳县渣江镇人。工作时间写公文，业余时间写闲文，有工作性文字被新华社内参采用，被中组部推介，被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有文学性文字20多万字散落在各级报刊杂志网络，有多文在国家、省、市级获奖。2018年出版散文集《渣江往事》，并再版，第二本散文集《衡阳酒娘》即将出版。

愿做一朵台源莲，与你再续三生缘。——题记

衡阳县台源镇，因盛产乌莲而出名。台源乌莲，历史悠久，曾为朝廷贡品。

煮 雪

■钟云省



作者简介：钟云省，文学爱好者一枚。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在《意林》（原创版）《思维与智慧》《爱你》《检察日报》《生命时报》等杂志、报刊发表散文、小小说一百多篇。

雪下得有些慷慨和浪漫，半个下午的功夫，地上就有半尺来厚的积雪。我想，不止我非常兴奋，整个世界都应该兴奋起来。那高山、大地和一直走动不了的树木们，突然接受这些软绵绵而洁白的馈赠，能不兴奋吗？

夜，也被雪给涂白了，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的工厂在一条小河边，工厂里只有我和我师傅两人守着。

我们都穿着战士们冬天站岗时

台源镇，是蒸水中游的一个古镇。因临蒸水有一土台，高高兀起。立于高台，可俯瞰蒸水两岸。宋度宗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有一和尚，名智者大师，于土台之上建一寺庙，名曰“台源寺”。

寺庙之下，乃蒸水上的一个码头。人来舟往，蒸水河西岸便成了街市。

传说，台源寺的僧徒众多，但因情缘未断，尘心未除，终未修成正果。一日，有一妙龄女子来到寺里，烧香礼佛。女子烧完香后，送给主持一枚乌莲，然后化作一道紫霞越过蒸水，飘然而去。主持和众僧立即跪拜，原来，这是观音赠送普渡众生。因此，台源老街的渡口便叫“紫霞渡”。后来，渡口建一石拱桥，名曰“紫霞桥”。

主持将那一枚乌莲，播种在紫霞渡口一条溪水里。从此，溪里长出了红莲，开满了红荷。人们便把这条溪水叫“福溪”。台源的田野便是荷叶田田，荷花亭亭。

“修炼心法无杂念，花开花落在你身边。”莲花便成了台源人们心中的花圣。

又是一年荷花季，又是一年莲叶碧。谁家的稚子采来一把莲蓬，躺在长满青草的田埂，亦或坐在石砌的阶檐，在剥着莲子。“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一幅丰弃疾的村居图，写意在台源的山水间。

犹是台源女子，温婉如玉，清纯如莲。有莲女归来，携十里荷香，送一川碧艳。那时，古街晚风，谁托三尺琴弦，送你暗香姍姍。蝉鸣声声，你浅笑如风，衣裾翩翩。有谁，能读懂你内心的那份清苦。因为，许多年以前你挥泪如雨，在那紫霞桥头，送走平平仄仄的马蹄。从此后，君在天

涯孤旅，你在家乡遥望。

盛夏的时光，如素锦描墨。你眉心上的相思结，却紧着旧时的忧伤。有清风如许，仿若你记忆里最深的思念，总是那么的古典，宛若一首首唐诗宋词。

凝眸听雨荷，紫霞阑珊处。一滴雨，回不到云烟里；一朵莲，与莲并立肩。荷花朵朵，青衫落拓，不倦的容颜，令多少人失魂落魄。

荷香里的时光，香甜了微凉的记忆，亦如这满塘的荷花，在等候懂她的人儿。可不知，又有谁，真正懂得莲的心事。

荷花，一意执念，从不因为你会不会来，都在含苞，都在绽开。你不知，是因为红尘的缠绊，忘记了家乡？还是你，根本就没有来过。总会有人，不知道是在等你，还是在等来年的花开。

你没来，莲不敢老去。她用亭亭玉立的姿态，穿越碧波呼唤，在把你等候，等到花开结籽，等到籽马心苦。

莲花最艳，莲心最苦。多想执子之手，陪你徜徉在台源老街的石板街巷，与你共一世情长。多想为你，熬一碗莲子羹，沏一杯莲心茶，把往事慢慢品味。陪你黄昏入梦，陪你容颜迟暮，共度一生春夏。

花开不语，花落无言。繁华尽处，只不过是条青石小巷。最恋的，莫过于与你晨风暮岚，安之若素。一半烟火，一半如莲。

愿做一朵台源莲，与你再续三生缘。“不早也不晚，来到你身边，不再错过，不再擦肩”，化作烟，化作泥，化作云，化作艳，既使苦在心里，也会浅笑嫣然……

用的军大衣，整个晚上我和师傅就守着一只两千瓦的大电炉过夜。我们可以偶尔打打瞌睡，但大部分时间至少有一个人要保持清醒。虽然我们防寒的装备不错，但是厂房太大，窗户关不严实，不时有雪帘进来“取暖”。

这样的夜晚注定是无法入眠的。不仅是因为外面的茫茫白雪和窗外零星星星飞进来的雪花，还因为一本厚厚的《白话聊斋》。

多美多安静的夜啊，会有狐仙踏雪而来吗？

夜深的时候，师傅靠在椅子上打盹，我端坐着看书。外面没有一点声音，所有往日的喧哗都被雪遮得严严实实，而脚下两千瓦的电炉此时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今天食堂里的菜有些咸，我怎么想要喝水了？”师傅坐起来自言自语。

“啊！”我正看着《聂小倩》呢，神在书中，被师傅这么突然一说，吓了一跳。

我也觉得我有些口渴……平常的日子，我们或是去附近人家的井里打水，或是直接取河水烧开了喝。那时的河水清澈，没有污染，大家一般都是直接饮用。我拿着炊壶和绳子要去外面取河水，师傅立马拿着手电筒跟了出来。

“取雪！雪比河水更干净新鲜，而且味道更好些！”师傅说。

我想，不都是水吗，水还能吃出什么味道？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那时候还是愣头青，不太懂喝水这事也是要靠人生的经历去感受的。

于是我选了一块雪厚的地方，

装了一炊壶洁白的雪，然后将我盛雪的炊壶放在电炉上，占了一大半地方，另一小半依旧拿来取暖。

师傅又靠在椅子上打盹，我依旧看我的小狐仙故事。看着看着，我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像是一只美丽的人面狐妖守在我旁边絮絮叨叨，她是雪中飞来的还是从书里钻出来的？

“雪开了！”这时候师傅突然又坐起了身子。

“啊？”我的心又从书本里抽出来：胡思乱想什么？原来是雪水被烧滚了。师傅给我们每人倒上一小杯，说要趁新鲜、热的时候喝。

我喝了一小口，淡淡的，和平常的河水一样没有什么味道啊！

“喝没有喝出淡淡的甜，淡淡的雪香？”师傅问。

这时候，我看了一下窗外：“怪有意思的，似乎有一丝雪香啊！”

“许多东西要靠经历去品悟的！”师傅说：“煮雪不要煮得太多，冷了再煮就没味道了。刚好每人一小杯合适，这满地都是新鲜的雪花，煮了可以再装嘛！”

我于是将炊壶里剩余的雪水倒了，又去外面装了一些雪进来，放在大电炉上煮。煮着煮着，师傅就慢慢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而我则不时钻到了书本里，完全忘记了外面白雪茫茫的世界，忘记了电炉子上煮着的雪刚开始沸腾了。读着读着，我好像将一朵雪花完全融化在《聊斋》里了！

煮雪，那是一个多么安静的夜晚，一份多么让人陶醉的记忆！